

麗澤論說集錄

二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二

門人集錄易說下

咸

咸恒二卦須合看咸卦說中有正恒卦正中有說何故咸兌上艮下兌說艮止故說中有正恒震上巽下震動巽順故正中有說咸卦少女少男故為說恒卦長女長男故為正

咸亨利貞取女吉天下之理有通有塞以誠相感无所不通一或不誠則雖近而一家亦閉塞而不通故交相感乃亨然交相感三字言之甚易曉其所以交相感之理則難知也若我至誠必待彼至誠然後謂之交相感則是有待於外彼或不誠則不能相感矣此說甚未安我苟至誠則天下自然相感初无待於外也然人之交相感易得不正故必利貞然後亨

彖咸感也止取女吉也君尊而臣卑夫倡而婦和上天下地理之常也然下天而上地則為泰男下女則為咸蓋以位言則上下之分一定而不可易以交感之道言則必在上者先感下則在下者斯應如君必屈已以下臣男必屈已以下女是也天地

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各有所感而无不應如行不著習不察之人徒見人心感而天下和平而不知各有所感觀其所感一句最要者蓋聖人巍然在上百姓林然在下須是看觀其所感一句

象山上有澤咸山高而上有澤焉是山澤通氣也君子觀象然後能以虛受人谷虛則有應伊川解虛以受人最當玩味若心不虛而中有私主所主者在官職則山林之言不受所主者在山林則應世之言不受惟无所主故泛然无所受且如一江之闊只受一江之水如受兩江之水則溢矣今之人只說與正人處至邪人已不能與處惟聖人无限量故不擇合无邪无正皆能受之所以然者以其中心虛而无不受也大凡天下之理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受伊川云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此六句最當看

初六雖與四相感然感之初者也感之初信未孚志未交此一爻只如此看甚分明當玩味志在外也一句今人與朋友親戚交感但責人而不責己只

說我誠意已孚而彼不應不知己之誠未孚如足  
指之方動安能感人此一爻不以誠已孚而責人  
不應但以志尚在外而不能自足又曰六處咸之  
下是感之淺者也故以拇言象曰志在外也者常  
人之感人感之不入即止初六則不然謂感其拇  
是在我者微未足感人也故志在於外无自己之  
心求爲感通而後已

六二一爻大抵君臣上下貴賤之間君當求臣臣不  
可先求君上當求下下不可先求於上貴賤之理  
亦如此焉二與五正應五在上二在下六二柔順  
說於上有如腓之好動動不知止凶之道也若不  
待五求而先自動則不能安分諂諛冒進惟能居  
守而不好動則可以吉象復明其順不害者言長  
沮桀溺之徒乃與君相忘但不可先動使君倡而  
臣和可也蓋上下君臣之間又不可隔絕而不通  
要得其求則順而從之毫釐之間不可不察

九三觀頤之初九可見九三之義頤之初九有剛陽  
之才不自知其剛陽之貴反與九四爲應如人自  
有靈智之德反舍之而觀其人之朶頤所以謂之  
觀我朶頤咸之九三亦如此以九居三不自知其

剛陽之才可貴以自處反慕上六舍陽從陰舍上  
從下是不能自貴反有隨於人之動其吝可知故  
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謂  
不能以貴自處而感於卑下也又曰志在隨人所  
執下也謂九三以剛陽之才而不知自信不能使  
人從己而反從人也今之學者蓋亦如此吾之性  
本與天地同其性吾之體本與天地同其體不知  
自貴乃慕爵祿不知一體之中自有廣大之道所  
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咸其股執其隨者也

九四居感之中正是心虛中虛感應之大者所以咸

之一卦九四之爻最大貞之一字最好看伊川云

貞者虛中无我之謂虛中无我四字固是貞只認  
此四字但識虛中无我又不知識貞字貞之一字果  
到虛中无我地位方見在易謂之貞在大學謂之  
正心此心一正則其所感者无有壅遏之患自然  
无往而不吉悔自亡若夫憧憧往來之人心既不  
正則往來不息乍形乍滅乍起乍伏本心既失已  
是私心則是隨其朋類方始思得此思却有限量  
有思則有无思則无若到貞吉悔亡則窮天下之  
事无不感通繫辭於九四一爻推廣何思何慮一

章指教學者何思何慮當如伊川說然前說皆是  
心之正體未曾說下手處至于屈伸相感止以崇  
德也却是下手處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  
往來未光大也所以貞吉悔亡由其思不出位未  
爲外物所誘故正正者其良心良知之所在固无  
交感之害也局於小智憧憧起伏所以未光大以  
其无所有之光大反逐於物而私應蔽之蓋心本  
光大至此則光大皆不見

九五咸其脢大抵爲學最要識向背若任私心而行  
私心所喜則感不喜則不感所見者感所不見者  
不感如此則所感淺狹六五雖咸其脢然所感不  
大止无悔而已曷足爲咸感之人君哉故象言志  
未也

上六至誠方能感人上六以陰柔居卦之終專以口  
舌感人譬言之巧言如簧其口雖不能辨其心終不  
感且如二帝未嘗无典謨其所以感人者乃在典  
謨之外三王未嘗无訓誥其所以感人者乃在訓  
誥之外孔子未嘗无荅問其所以感人者乃在荅  
問之外若无誠意而徒有典謨訓誥荅問未免爲  
滕口說也

恒

震以長男在上巽以長女在下故夫先婦後男上女下理之常也大抵易合者必易離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且如閭巷之交其初非不欲常其終必變者何哉以其不知久敬之道也凡人之交際皆然

无咎利貞利有攸往通乎古今行乎天下而後謂之常行於今不可行於古行於家不可行於國則不可謂之常通乎古今則不可改矣行乎天下則不可違矣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閨門之常也夏葛

冬裘渴飲飢食此一身之常也其曰恒亨无咎利貞者常行之道利在於正使其不正雖一朝行之亦不可也為學亦然門戶已是議論已正常而行之雖終身不可改也所學所行未得其正則安可一朝居哉恒而曰利有攸往者如書之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一之內自有新新之內自有一有終有始本不可謂之一今也以為一者是不常中自有常也不善學者以為一定不易而已由是至於執而不通利有攸往者乃變通不息之理也如天地之道寒往暑來不已不息所以為天地之常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之一字最難看可以見六十四卦之妙非獨可以見六十四卦之妙又可以見易之全體蓋乾坤者易之門也外乾故剛上內坤故柔下雷動而風發此相應常久之道故恒云巽而動初與四爲應二與五爲應三與上爲應皆以剛柔相應而爲恒曉此四字則六十四卦皆具見矣剛上柔下乃尊卑定分之常雷風相與乃運用變化之恒巽而動者天地萬物未嘗不順理而動也剛柔相應天下之理未嘗无對也此四者乃天地之常經大易之正義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大抵通天下萬世常行而无弊者必正理也若一時之所尚一人之所行則必不能久故恒之亨利於貞亦如漢文帝好黃老至文帝之後則黃老之道不行梁武帝好浮圖至武帝之後則浮圖之道不行蓋非正道則必不能久 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不已兩字最要玩味天穹然在上使其无不已之道則久而必墜地頽然在下使其无不已之道則久而必陷惟是有不已之道方能久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終則有始正如人之一身自  
少至老爪髮皮膚未嘗須臾不變若說終身不變  
則失其所以爲身亦如水若止而不留則日涸一  
日惟其常流不息所以不窮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  
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  
見矣此正與中庸所謂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  
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  
悠久无疆之理同當玩味所恒二字人但見日月  
久照四時久成聖人久道而不知所以久照所以

久成所以化成處故所之一字讀易者當深體之  
象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以雷言之或在南山之  
陽南山之側南山之下風或起於南海起於北海  
二者初未見其爲常君子於此乃立不易方若與  
雷風之象不相關涉蓋立不易方乃立其所當立  
之地故也人於立處立猶風雷於起處起也且彖  
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象則曰立不易方此理  
雖新新不息然不曾離元來去處一步此所謂立  
不易方也如始乎爲士只是在此終乎爲聖人亦  
只是在此雖是立不易方又不可以久非其位此全

要人體會

初六相應而相親者此常理也恒之初與四時位不同則不可以常理論何者初在下而賤四在上而貴而又有二三間於中當自安分可也初六不達夫勢利之分區區責人之應已而以常理待人四又以尊貴居上而不與之應此其所以凶也交遊亦然始也相親相應亦固其常自夫一貴一賤之分而勢位異矣苟不知勢之異勞精神以求其應則亦有求深之凶然始字最當玩味大抵人情責己輕責人深不知勢位之既分而以始交之心求之故言始求深也

九二大抵天下事惟得中則可以无悔九二以陽居陰非中也何以謂之悔亡蓋得形之中不若得理之中形之中上下之中也譬如屋之中央有定所若理之中則无往而不中也九二以陽居陰以中而處於下又應五之中居中而行中雖非得形之中而處中應中有理之中所以悔亡也是中也且古今而不易歷萬世而无弊然悔亡兩字尤要看法天下事本无致悔之道不須言悔亡亦由本无致咎之道不須言无咎惟一非得形之中自本當有

悔今也處之而得理之中故復云悔亡也大凡道无不常亦无不中在乎處之如何耳象曰能以中也中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菴月守也又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九二所以悔亡由久於理之中也觀此則見時中之義

九三事有未是則當去之既到是處則當守之故有正者必當居其正有其正而不能居則失其所以為正矣三以陽居陽得其正矣不能固守而又求於陰乃反更慕上六是已正而不能居故着惡或承之雖正而亦吝也象曰无所容也學者於此一

句要着可以容身之處而不容將何所復容其身以九居三本自有容惟其不常故雖一身亦无容是捨可容之地而反至无容之地也大抵常之道在乎中正而已九二本非正而居中所以雖悔而亡九三雖居得正乃捨是而從非捨正而從邪故曰无所容也二爻須參看

九四天下之事居得其正雖終身而不可捨苟居非其正雖一朝而不可居四以陽居陰處非其地是居不正不可一朝居者亦猶田獵必於廣澤大山乃有所得苟於田野之間求之雖使王良之善御

右羿之善射亦終无所得故象言义非其位謂以  
九居四不得其正故也不得其正苟泥其常义居  
而不易終无禽之可獲也此一文學者尤宜看如  
人為學不得正當門戶則雖伏几案廢寢興勞神  
弊志亦終无所得而已矣

六五乾健也天以剛為德五居尊位所謂居天下之  
廣居立天下之正位宜發強剛毅以為尚今反以  
柔居上雖使常永貞固然在婦人則吉蓋婦人之  
道專在於柔順居閨門之內當常守其柔順之德  
而不變今六五以君之尊反以婦人之德柔懦巽  
弱而不變又安足以濟事故在夫子則凶

上六膠固純一故謂之常振動躁擾非常也上六以  
陰柔居上不能守常而振動是以不常為常所以  
凶也大抵立天下之功必悠久膠固然後能成若  
振動躁擾暫作易輟安能成功故曰大无功也

### 遯

豕遯亨遯而亨也豕所以發明前意遯本不可謂之  
亨然屈於道而自附小人之列身雖亨而道則未  
嘗亨也全道以自遯身雖遯而道未嘗不亨也故  
當小人方盛之時亨吾道者莫如遯故曰遯而亨

蓋君子之所謂通塞與世俗之所謂通塞異也四  
陽在上非不強盛二陰在下亦自微弱君子何故  
便遯君子見幾察微知小人浸長必消君子於此  
而退乃君子之亨遯亨者身退則道亨也俯就則  
屈已道急退則忘天下故雖二陰浸長君子愛民  
之深憂民之切惓惓有不忍忘之意尚欲有爲以  
安生民定社稷雖不可大用而猶可以小用也剛  
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易變體不同以一卦言之二  
陰在下固小人也四陽在上固君子也此以勢論  
五爲君子二爲小人本不相應以爻言之五居中  
而適當其位而應於二二雖小人至得九五乃反  
應助於五此以理論二居中是輔九五爲善之臣  
也故度時觀理猶可小有所行君子愛君深憂民  
切故其處位未嘗敢遽去雖小人方盛理之所不  
可不遯然必盡已之道資二之輔而思有以拯其  
難見於小有所爲如孟子三宿出晝猶不忍去亦  
是意也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時未可去君子  
固不遽去時可去君子亦豈強留然豈如潔己好  
名節者知不可爲遂愒然忘情於天下乎聖人於  
遯之義亦曰大哉蓋以此也然遯之時義尤爲難

識學者看此須別白得此理十分分明乃可以處進退之際矣

當遯之時尚可小利貞若否之時則不可爲矣至剝之時則順止而已雖然遯否消長所爭不多時節最難看不可輕易處須是人意盡後時節方可見象天下有山勢不相附之象君子觀小人浸長之時勢不可相附也不惡而嚴大凡小人之情近之則僭遠之則怨當待之以不嚴之威則自然遠矣語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要當思其所以處之之道夫不惡而嚴最人之所難蓋常人不惡則不嚴苟欲其嚴必作意而爲之亦如恭而安尋常人恭敬者多拘束才安肆則不恭矣惟性情涵養則自然嚴恭苟內不足則必待造作威而不猛亦其類也

初六一爻如獸之遯則尾在後衆賢皆去而已不去遯之尾也大抵君子見幾而作當小人道長之時固當奉身而退若羣臣旣遯之後方欲去則不可去矣故有災正如蔡邕當獻帝時董卓擅權君子皆去獨邕未能遠遯其後卒爲卓所用竟不能免然君子當遯之際雖无所往亦有道以處之如居

下而為祿隱可也易云何災而蔡邕卒被戮者以其為卓顯用不能居下故也初以陰居下乃在微下者也不當柄用故但有厲而已它卦上為尾以其進而來也遯則初為尾以其遯而去也

六二大抵人情當屯難遯逃之際最易相親譬如魚相忘於水及其在平陸則相响以濕相濡以沫當遯之時正人情相親之時以六二之才與九五相應其附麗固結若黃牛之革不可得而比喻正以其情易親故衛之北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又曰携手同歸此亦相親密之意序言衛國並為威虐莫不相携持而去焉則亦遯之時矣

九三大抵遯者當遯即遯苟滯戀顧惜而不能則害於遯矣以九居三居下體之上位之尊顯處遯之時是當去者也今保戀顧盼下切比六二之陰又非正應乃牽制而不能決其遯是當遯而不能遯者也若以此道畜臣妾則吉若欲成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非有決斷之志者必至於疾備危厲而後已君子之遯可如是乎所謂畜臣妾言意不專在畜臣妾上但言如此係戀乃畜臣妾之道



據臣妾之情常有戀戀之意耳亦如睽觀利女貞不在利女上

九四以剛陽之才而遯雖有所好亦必決而遯矣曰好遯者謂九四與初為應雖有應好亦遯之而不顧惟君子則能是也然以九四之剛為君子者惟是見善明用心剛乃可小人溺於所好豈能果決而遯哉故以九居四應初六之陰必有小人否之戒不然則言君子吉足矣此一爻伊川說甚分明但有未盡處曰君子吉小人否者何哉蓋以陽居陰一消一長未可必苟君子進則小人必消小人進則君子必消正如學者用心非不剛然資質尚柔懦當此際有兩塗苟用力於剛陽之地則為君子用力於卑柔之地則為小人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以四剛柔相半故也九之剛勝便為君子四之柔勝便入小人君子小人无兩立之理此一爻最要理會所以兼君子小人言之

九五象曰以正志也正之一字須當詳看常人多言求進須理會邪正若退避則雖有不正亦不害殊不知大抵人臣之進固不可不正遯亦不可不正貪位慕祿而不知退固是不正之行若輕世絕俗

而亟於退亦非正矣差之豪釐繆以千里凡有一毫之不正皆不正也故曰以正志也正字須要看得定

上九司馬相如云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若隱遯而未能與物相忘遲疑不決二者交戰安能心廣體胖故惟无所疑然後能肥遯也子夏出見紛華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于胷中則不能无疑及其戰而道勝所以肥而樂也此子夏所謂始之癯終之肥也肥遯之肥蓋亦如此

### 大壯

天下事必有對盛者衰之對強者弱之對遯既極矣不可以不壯故以大壯繼遯乾極乎高而雷動乎上其爲壯也可知

彖壯利於正不正而壯者乃血氣之壯耳剛以動由天德而動至誠不息故謂之大壯天剛也陽也用壯於血氣者是蔽於私慾小智反所以自狹自弱也人情每恃其能而欲大其已然卒不能成其大者蓋不明致壯之道欲己之壯乃狹己之爲烏能致於壯哉惟夫擴吾一己之大則自然而壯矣故曰大者壯也剛者天之道以天之道而動則无一

不合於天理此所以爲壯故曰剛以動故壯常人每恃己之強以爲壯大抵皆失正理故大壯必利於正惟知以正道爲壯便與天地同其大蓋褊狹者不足以見天地才去私意小智則便見天地正大之情矣天地之情不外乎正吾能盡克一己之私以正而大則天地正大之情亦不能外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此一句全要看正大兩字入與天地三者初无輕重緣卑汙蹇淺所以自小之耳今世學者病不在弱只是小

象天下至難克者莫如己大抵外物雖至堅然有力者能克之惟己之私慾雖賁育之勇克之猶難雷在天上大壯聲既高且大自常人處之必以此壯平四夷伐鬼方惟君子於此則用以克己故非禮勿履乃爲真壯蓋務自勝者乃壯之大也務勝人者非聖人之所謂壯也能於一身上下工夫最爲壯也

初九以九居初二者皆是陽又居乾體二陽同居若以其壯勇敢躁進則必致乎凶此有孚與它卦有孚不同貞凶有孚謂其凶无疑也然旣以壯名卦則三陽正合卦體何故凶蓋體旣壯能用以自治

克己復禮則吉若用此勇銳躁進安能不凶趾者  
如足趾之在下而好動大抵在上之人有勢有位  
猶可以有為既處卑下居貧賤而恃其強壯躁於  
求進信乎其凶也猶人始學之初稍有剛強制過  
不定便欲奮然作為見于行事其往而得凶蓋理  
之必信而无疑者也故謂之有孚蓋不能自制其  
壯遽欲作為是反為壯之所使矣此弱也非壯也  
九二之爻聖人不加一辭而直謂之貞吉者蓋直指  
大壯之體以示人也人見說大壯將謂直是猛厲  
却不知只在柔中處二柔也九剛也以九居二是  
君子所謂剛者只在柔中處二與初皆九資質略  
同何在初則凶而二則吉蓋二雖是以剛居乾體  
其所以異於初九者二用壯以中居中而正是學  
而有成者也學者當以初九九二二爻參看譬如  
兩人其剛決氣質雖同一人剛而不知處中一人  
雖剛而能處中則吉凶分矣九既居二之中能明  
理以自裁其過所以正吉觀此二爻則知人之氣  
質雖同要當明理方可

九三以陽居陽又處於乾體之極是極於壯者也然  
所謂壯則一所以用壯則二小人居三則唯恃力

向前君子則高視一世无所顧忌小人則恃其強  
暴以犯上而躡於有爲固不可也君子亦恃其強  
壯蔑視天下之事尤不可也以此爲固守之正厲  
也大抵經傳稱君子有二以賢愚言則君子喻於  
義小人喻於利之類以貴賤言則君子勞心小人  
勞力之類此交之君子小人是以貴賤論雖貴賤  
不同其剛陽太過則一大凡用剛太過則必折三  
以剛遇四是以剛遇剛譬如羊之很恃其角以觸  
藩籬未有不羸者也三之觸四二者皆剛三暴進  
而四設籬以禦之二者鬪而三獨傷者以其有以  
創之也天下之理始之者鮮不受害亦如用兵爭  
訟先犯者必凶

九四在三陽之上處陽之極壯道之盛者也六抵天  
下之事惟壯然後有所濟四居壯之盛所以貞吉  
而无悔然亦當與九三參看三亦陽也而羸其角  
此則不羸何也蓋三雖以陽上進遇四陽之剛所  
以羸其角九四四陽並進上二爻以陰柔之質焉  
能禦剛強之陽哉故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此  
君子道盛之時蓋在下之三陽皆不言往此獨言  
尚往非取其道之盛而可往乎

上六以六居上是。以柔而居壯之極大。凡居壯貴乎陽剛。則能有濟進。亦有所成。今上六以陰柔居壯之極。如羝羊之觸藩。進則傷其身。退則羸其角。進退不能无往而利。然天下未嘗有不可必之事。若看上六一爻進退不利。是聖人於此有不可用力處。然聖人於不能退不能遂之時。又自有以處之。惟艱難自處。不為玩易。則復可獲其吉。故象曰艱則吉。咎不長也。言能艱難處之。而不敢玩易。則前日无攸利之咎。必不長也。

晉

晉者進也。所以次於壯者。蓋言進之道。必先有其壯。然後可進。以卦體而言。明出乎地。光輝發越。所以為晉盛也。然以爻義而言。晉以柔順之臣附麗乎大明之君。則道德之光被乎四表。所以為盛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夫以在下之諸侯。受寵於君。錫馬之蕃庶。至于日三接。是為晉之盛也。然康侯二字最當味玩。常人之情。徒以進而受君之寵。居君之位。為盛。殊不知惟康侯方足以為盛。夫康侯者。懷才抱藝。足以安天下。若非康侯而虛受其寵。適以自媿。何者。康者盛之本。而外此皆其

末也今之學者誠能修康安之業先有以盛於己則雖不期於晉盛而錫馬之蕃庶自不能違雖然進而受寵此特臣之盛不言君者何哉蓋君以能用賢爲盛能以蕃庶之馬而錫安康之諸侯則爲盛矣田野闢人民治侯之康者也

彖晉之爲義惟在下之賢以柔順麗乎大明之君而得以上行所以謂之晉盛大抵君臣之間惟降志以相接則治可日彰德可日明若在下者方命在上者驕亢則治與德俱退矣惟是上柔順以接下下柔順以輔上則爲晉盛故柔順二字最當玩味

九

慎

非特君臣之間爲然學者欲進德脩業亦必於柔順上求若不柔順則矜己自大德日益晦矣故傳說戒高宗曰惟學遜志遜之一字其入道之門乎象之義學者最當體會且如日出于地烜赫光明凡舟車所至无不照臨人之一心其光明若是若能擴而充之則輝光粲爛亦日之明也然人有是明而不能昭著非人昏之是自昏之也故曰自昭明德蓋昭之於外亦是自昭非人昭之大明出於地而照于四方容光必照萬物皆被於光輝在常人必眩耀而不敢正視反視其身若螢燭之光君

子則知此明之不在外本自具足故自昭明德而已

初六居晉之始大抵天下之理有進必有退有榮必有辱不待進極而後有退當進之初已有退之理不待榮極而後有辱當榮之初已有辱之理故曰晉如摧如然常人之情進則牽制於富貴退則墮穫於貧賤於此之時多不能以正故處晉之初惟正然後吉罔孚裕无咎人之始進於其上誠未孚意未交惟是不急迫然後能免於咎象獨行正也獨字最有深意進亦守此正退亦守此正不為所牽裕无咎未受命也孟子言我无官守我无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此之謂也時未可退安其位而不妄動亦裕也伊川曰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此最是伊川會看易處意在言外學者須識時字蓋不識時則未受命時優游寬裕受命後便急迫蓋理會時字不得六二以陰居陰而自進上无正應當此之時最難於進六二乃以柔和恬淡自安於位故人見其有進之才而居於下乃為之愁夫以柔而居中正本非所以有愁此愁乃人愁之非六二自愁晉如愁如



爲六二之爻位而發也然又謂之貞吉者蓋大凡人處憂愁怵迫之時未有不變其所守而失其節今六二知柔懦不能進故守正而不貪進所以吉然雖懦弱在下无所應惟自守於正不充詘於富貴不墮獲於貧賤而六五終亦自與之爲應而受福於六五矣王母乃六五也以陰居尊位乃王母之象象曰以中正者蓋言受其介福只緣能居中而守正蓋貞吉二字當困阨之時最切要當困阨而不貪進終有進之日何者正道无不通之理苟不安所守終不能得進之道

六三欲上進輔乎大明之君下二陰以類而順從之此衆允所以悔亡也爻驗之以衆象折之以理此一爻最難看以訓詁言不過曰當晉之時得衆之允者斯可亡悔殊不知所允者何人且如陳仲子廉衆皆與之鄉原之德一鄉與之又如王莽在漢闕下之人皆謂周公再出使從當時之人則安得无悔然不可如此看當於允字上看允者志之至當者也當則可以亡悔傳云衆所允者必至當也允之一字非見其確然自信乃人心所同然處若虛聲相鼓非所謂允

九四此一爻最見小人貪進患失之情狀蓋以九居四不當其位小人之象也然居近君之位是得寵之小人也夫以小人而見寵於君才不勝位下又為三陰所迫常懷憂懼惟恐其進蓋小人貪寵之心切故也然則處四之時當如何曰去一已貪進患失之私心擴推賢遜能之公道則可矣

六五既得尊位又為離之主明之盛者也其明如此其處必无一毫之悔但恐用明太過慮事太詳恤其失得而凡事遲疑故聖人教之曰以爾所見一无可悔不須更顧慮得失但據所見而往則吉无不利也以柔在上能接在下之賢而在下之賢又能順輔所以能亡其悔大抵人君之體若屑屑親細務而恤其得失以此為明察安能无不利惟夫儼然在上揔其大綱委任大臣而失得勿問使在下者得盡心力為之則无往而不利故書稱文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皆是失得勿恤而委之賢能者也宜其當時无往而不利

上九以剛居剛處卦之極而用剛健之物剛之太甚者也故无施而可蓋太剛非道之中以之治人則

失於酷以之事君則失於訐以之干祿則失於諂  
惟以之自治則可故伊川曰剛極則守道愈固道  
盛則遷善愈速此乃用剛自治之道也然猶曰正  
吝者蓋進道之體本當寬裕優游待其自進非剛  
強也若剛躁而速其進急其成則失貞正之道惟  
放乎四海盈科而後進方合道之體此失之剛所  
以言未光也

### 明夷

其卦離下坤上離文明也坤柔順也文明在下而上  
為柔順蔽塞不得光明所以為傷之象也

利艱貞夫當太平之時上下相通君子道長上為君  
所信下為人所歸故正則易惟是艱難之時小人  
道長君子不見信於上當此之時欲守其正所以  
至難故明傷之時利艱貞也

彖明入地中明夷坤上離下明入於地也人皆視明  
入于地而明自此滅殊不知明本不能滅特暫入  
于地而已人皆以君子之道見傷而道滅殊不知  
本不曾滅何者正道本不可无如日入地中其明  
初未嘗絕觀於渾天之法則可見也內文明而外  
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離內文明坤外柔順夫

當見傷之時若外恃其文明則必見仇於小人何  
以蒙難哉惟是內蘊文明之德外以柔順而行則  
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兵无所投其刃藥无所  
投其毒斯可蒙大難矣故文王當紂昏亂之時雖  
囚於羑里而以柔順處之終不能害已柔順文明  
本非二事內之文明則外自然柔順外之躁動者  
即內之无文明亦非韜光埋彩之謂也日之在地  
中世上元不覺有日文王之在殷紂元不覺有文  
王此所以能蒙大難也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  
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當患難之時須艱守正道所  
以為晦其明聖人錯認晦其明之義以為和  
光同塵故又以内難而能正其志明之以見所謂  
艱貞者乃艱難而正志者也凡處患難昭昭若揭  
日月而行與夫隨波同塵者皆不足道惟能正志  
然後可謂晦其明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彖  
言文王及箕子至於爻則獨言箕子而不言文王  
何也蓋箕子之行應六五一爻而已至於文王則  
一卦之全體皆文王之用也豈可以一爻指名之  
乎何以知之明夷為卦坤上離下坤之內即文  
王之內文明也離之在外即文王之外柔順也內

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是知明夷一卦全體皆文王之用也

象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此君子養明之道日至暮則入乎地人皆見其入于地而不知所以養其明故不有虞淵之入烏有暘谷之明故古人曰雖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无其渾不足以養其清且如舜之時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觀此則舜之賞罰猶未盡明若漢宣帝信賞必罰截然无差則是舜不免於疑而宣帝乃能辨察則謂宣帝賢於舜可也而後世論舜則以為聖人之盛宣帝乃雜伯之君其所以異必有所在矣學者須子細玩味

初九乃明之初見傷之始也方小人道長亦未為君子之害而君子必見幾而去正如鳥雀方飛為人所傷其翼雖垂亦未至於墜地君子於此時雖未至大傷便有所行蓋君子見幾而作才有小傷便去雖前有三日之至險亦不顧主人有言主人在朝之人凡去者為客則居者為主君子于行在朝必咎君子之輕動象曰義不食也義字不可不精看且好安惡佚君子小人同然君子弃富貴而就

勞苦亦義不得不然耳義之在人如影隨形義當去則去故不食乃義當然

六二凡人之情害已迫患已至奔而避之者常也惟患未迫害未至小有所傷能疾驅而避者非天下之至明不能六二居下體之中為明夷之主明之極者也方傷其左股而拯其壯馬疾去而避之可謂明也已矣拯者策馬言去之疾也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最要看順以則也一句蓋所以疾去者非為避患以求安乃順其法則義所當去也

九三以下之明攻上之暗此文在下而伐上者也下

之伐上聖人不得已而為者是湯武革命之象也湯武革命固非有心如此蓋上受天命之傳下迫民心之歸猶且徘徊有不忍意如湯必使伊尹五就桀然後有鳴條之誅武王必五年觀政于商然後有牧野之誓皆非一舉而為待彼不能遷善改過然後征之蓋所以正君臣之分存忠厚之心故曰南狩不可疾貞象所謂大得者蓋有成湯武王之志然後大得應天心順民心也夫湯武之志則篡矣

九四大抵君子之攻小人當攻其根本苟不攻其根

本見小人在於聚斂則攻其聚斂見小人在於諂  
諛則攻其諂諛見小人在於開邊則攻其開邊則  
終不勝夫小人蓋小人所以為根本以其先能以  
左道壞人君之心術故人君深信之而不疑今之  
攻小人若但攻其門庭而不攻其內此君子所以  
常不勝而小人所以常勝君子之攻小人蓋亦反  
其本矣本者何在正君心也孟子曰惟大人能格  
君心之非

六五上六為明夷之主昏暗之極而六五近之最為  
難處方欲毅然剛強既不可隨波逐流又不可須  
是如箕子之正夫箕子為商舊臣紂之叔父乃佯  
狂為奴可謂能守正故此爻特發明其處傷之道  
大抵當顯明之中而用正正最易見惟是當暗傷  
之時用其正則難矣自常情觀之箕子甘心處於  
奴莫不謂其明已滅殊不知暗中自有正處箕子  
雖處暗弱之時甘心為奴而箕子自靖人自獻先  
王一念之正初未嘗息象言明不可息也以此

上六處傷之極最是不明處夫居離之上本當明而  
反不明蓋始雖明而其後入于地所以晦其明也  
此一爻唐明皇當之當開元之初姚崇為相而致

太平可謂明照四國及後用李林甫揚國忠至於  
竄身失國是入于地也象曰失則也則字最當看  
乃是開人君自悔之道蓋言始固明矣後所以晦  
者以其失夫初之軌則也若常守其則何由而暗  
故曰其則不遠人君當自思之

### 家人

大抵人之困窮當反於內故明夷之後次以家人蓋  
傷於外者必反於家自昔聖賢所以成就如孟子  
所稱傳說膠葛之流皆自憂患中來後世人處憂  
患所以不能成就者只以其但知憂愁感迫而不

能反於內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也伊川云  
正倫理篤因義此兩句最當看常人多以倫理為  
兩事殊不知父子有親夫婦有別所謂倫也能正  
其倫則道之表裏已在矣常人多以用私為恩施  
公為義殊不知能恩其所恩即是義也若正篤二  
字尤當玩味蓋倫理在彼正之在我恩義在彼篤  
之在我倫理初未嘗亂人自不正耳恩義本未嘗  
虧人自不篤耳若看得正篤兩字可與論學矣

利女貞大抵正於己其正尚未至惟及於人方謂之  
正故曰利女貞伊川曰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



也正不獨身而能及人則家道成矣

彖以卦才言二居內卦之中女之正也九五居外卦之中男之正也然正位二字最當看天下事如器用若去合頓處頓便无一事所以乖爭陵犯緣於不合頓處頓了故男本當在外女本當在內知其在外而位之於內知其在外而位之於外則一家自然无事矣天之所以上地之所以下其義亦不外此也推而言之爲君者止於仁爲臣者止於忠各止其所當止則天下无餘事矣

象火熾則風生火既熾則不患風不猛德既盛則不患家不化故君子觀象治家惟善於言行而已知風化之行在己不在外故自反之於身夫身之所出者不過於言行故言有物而行有常物者有事之謂常人信口而發及究其實更无一事故君子有事而後有言故曰有物常人之行行之於始而不能行之於終惟君子終始如一故有常夫言之无物猶可以欺外至於在家之人則必究其實故在家之言尤不可以无物行之无常猶可以飾一時至於在家之久則必暴露故在家之行尤不可以无常伊川云一言一動不可見也不可易三字

最當看人才懷不可易之心則言自然有物行自然有常凡看易傳須當細看且如看家人傳正家之本在正其身須是體我正身如何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須是體我不可易者如何如巽順於事而由正道常人讀此等處只平讀過若要實看須是深體

初九司馬溫公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正家須正之於始乃易爲力故王弼言當治之於始也伊川言羣居必有悔夫羣居相聚則忌克疾害无所不有故於羣居之時最見悔處若不常自檢點則乖爭陵犯无所不有須防之於始而後可亡其悔象曰志未變也伊川云於正志未流散之前而閑之正之一字最要看夫人之心本正迨夫流散然後失正於其正未變之前而用之何往而不正哉六二女正位乎內者也女之處乎內必有所聽命而不敢專故无得自遂然此一爻伊川則以爲二以陰柔之才而居陰无所爲而可朱子發之說則以爲女在內无所遂如大夫无遂事之類若以彖辭看當從朱子發說蓋九五一爻在外專說男子則此爻專爲女子設

九三以陽處陽是以嚴治家者也夫治家之道與其失於寬寧失於嚴嚴則无寬裕雍和之道而有悔厲然未至於有失故終則吉寬則失治家之節大節既失縱溢放肆何所不至故雖見其實裕終必吝矣大抵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治家之道主乎嚴故與其嘻嘻寧若嗃嗃此文如對兩家而言且如入一家見其父子夫婦濟濟有禮則可以知其必興見其嘻嘻然以歌舞為樂則可以知其必敗

六四以六居四是以陰居陰順也又是巽體亦順也

富者人之所忌當家道富盛之時最是難處既為富家又迫近九五剛暴之君正在多難之地惟六四則可免蓋无好勝之心而以和易處富自然得吉何者人道惡盈而好謙六四乃處富之道以其巽順而已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然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此六四之謂也

九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男正位乎外者也夫男正者

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治家之道无一  
不至然後爲至如堯舜文王是也故曰王假有家  
夫王者之治天下必先正其家故大學曰古之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齊其家文王刑于寡妻其  
於治家之道无纖毫不至家道既至則天下不勞  
而自治矣故曰勿恤吉若家道未至則安得而不  
憂乎伊川云有家之道既至則勿恤而吉既之一  
字寓意深矣象曰交相愛也言有家之道至則內  
外相愛而无一毫之不善矣夫所謂勿恤吉者非  
謂放怠而不理也蓋家道未成則朝夕之間警恐  
畏懼未嘗少寧家道既成則勿恤可知矣

上九專於恩則失之偏故濟之以威則得其中然吾  
之威嚴不出於孚誠則亦剛暴之威而已故必出  
於至誠則其威乃威也故得其家道之終吉治家  
而无威嚴則不能常久威嚴而不孚信則人不服  
故有孚威如則吉也在我者不先有孚信而以威  
嚴率人則人將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  
也何以致家之齊乎象曰反身之謂天下之事无  
過反身必曰反身者謂孚自我出不當任威當反  
觀吾之誠否可也因是而推之則凡蒞政治民千

條萬緒无過自反而已

睽

睽易之序最當看家道一失節不正必至於睽乖故家人之後次以睽為卦離上兌下火之性炎上則愈動而愈上也澤之性潤下則愈動而愈下也一上一下初不相親所以為睽睽既孤離猶有吉者有二五也夫當睽之時本不能吉惟其卦才有吉之道雖不能大有所為亦可彌縫而致小吉也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譬如君子與小人同室而處本未嘗睽而其志已相去不啻千里之遠此居雖同而志則不同也所以為睽之義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僅能小事吉處睽者其可易邪九二居下體之中是說而麗乎明也六五居上體之中下應於二是柔進而上行又得中而應乎剛君降志以應乎剛明之臣臣盡道以輔乎柔順之君君臣之間盡道相與於睽乖之時雖不能大有所為亦可以小吉大抵天下之治患君臣之不相與今也君臣上下相與如此乃止於小吉何哉蓋天下之治主乎君睽之時六五為君其質本弱雖欲強之一歸於治有所不能

亦如伊尹一人耳在成湯時則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格于上帝蓋太甲資質本弱不及於湯故也天地睽止時用大矣哉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睽之時用大矣哉時用二字最當看伊川云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合之一字尤當看夫萬物之異如此而欲合之將如之何曰予一以貫之正合睽之道也

象世之所謂相反者无如水火而其理初未嘗有異故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一陰一陽互為其用君子須是得同而異之理方可以盡睽之義然彖言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三句則自異而同此則言同而異蓋聖人使人於同之中觀其異異之中觀其同非知道者不足識此

初九處睽垂之初本當有悔而反能亡其悔者以其得九四之應也二爻皆九本不當相應而此獨相應者蓋皆處於患難之地譬言如有兩君子當患難之時而相與也夫睽垂之時與小人相處則未免於禍惟初與四之九皆是君子相與此悔之所以

亡馬者行之物也君子未嘗不欲行道於世所以取馬而爲比夫處睽乖之始而无應是不得行其道故曰喪馬雖不得行其道若區區求以自試則在我者愈喪矣惟安靜以處之則終得九四之應向之不行者今自然而行矣此所以言勿逐自復此四字最當玩夫當睽乖之時小人浸盛本不當見惟九以剛陽之才其所以見之者非有所求望於己蓋欲化之而使歸於善故才如初九見惡人方可无咎若它人見之則必有所求望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避咎兩字最當深看東漢末小人在位如張讓者可謂惡人矣而當世之君子皆疾之未有一人見之者惟陳寔見之故黨錮之禍寔獨得免蓋寔之見讓非苟合也所以避害而已然見惡人无咎必如初九承陽之志而後可

九二大抵直情徑行而不失正道爲甚易委曲宛轉而不失正道爲甚難夫當睽乖離散之時上下志曾不相合若以直攻曲以正攻邪君臣之間相與爲敵非特有害於身又且有害於國惟當宛轉以入之故曰遇主于巷于巷者非枉道以合君乃務引其君於當道故曰未失道也大抵委曲而不失

其道若處和協之時則易若處睽乖之時則非剛明之才不可故遇主于巷苟非以九二剛陽中正之才爲之雖曰不佞吾不信也

六三有所謂天合有所謂人合雖寡不能勝衆弱不能勝強然天合者終不可以人勝陰陽之合天合也六三之陰應上九之陽是天合也九二九四之阻隔是人力也彼以人力而阻已已又以人力敵之則必見傷必也固守以待天理之自合則始雖有難終實无害故伊川曰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當睽之時以剛陽處二陰之間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可謂孤矣然四與九爲相應之位九四以剛陽而處上卦之下初九又以剛陽處下卦之下其德同其志應故曰遇元夫謂初九以剛陽之才故謂之元夫當睽乖之時又處羣小之中不能自立必有同心同德之賢相與共立則消者必復孤者必衆苟二賢不相孚焉足以合天下之睽交孚厲无咎交孚二字尤當玩味四以剛陽之才在上初以剛陽之才在下其志自同矣然必言交孚者蓋四處羣陰之中苟惑於小人則不能以誠信交相



孚感何以能濟惟是上下交孚无毫髮可間則雖居危可以无咎且如陳平周勃爲漢相當諸呂擅權之時可謂睽孤矣當是時平勃雖爲二君子初未嘗相協後因陸賈之言始交歡合謀將相和而士豫附故能取諸呂定漢室使平勃不因陸賈之言以交歡則二人雖皆是君子未見其能濟是故定漢室之難必在平勃之交孚處睽之時合睽之用惟在四與初之交孚

六五厥宗噬膚宗者親黨也謂九二也九二爲六五之正應能以誠信之心固結而深入故云噬膚此一句最當看二五如一家人故能深入今之事君者往往欲入人之深而不知厥宗之義夫厥宗者上下交信若一家人方可用吾之誠意深而入之則雖有悔而可以亡有咎而可以无苟不知厥宗之義必至未信而諫君將以爲謗已矣

上九居剛之終處睽之極在離之上如剛暴苛察之人雖正應在所當親而反疑之視三如豕之穢如鬼之妖常見其可惡見其可怪大抵父子之恩天性也兄弟之義天倫也以至夫婦朋友莫不有天秩其恩義交接固无可疑苟有剛暴苛察之心則

視之皆爲寇讎矣其所以如此者特私欲蔽其天  
理耳然天理所在雖以人欲蔽之其終必還上九  
之疑六三在六三苟能解其猜忌之心及其既悟  
則親愛之念油然而還故始欲射之終必親之始  
以爲寇終以爲婚雖上九之剛戾暴很終必有可  
還之理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此最當看蓋剛  
戾暴很之人千猜萬忌如山之積其情之旣通則  
如煩歎蒸鬱之遇雨霄中頓然融釋蕩滌无一或  
存知此理則知百年之嫌隙可以一日解終身之  
蒙蔽可以一語通滔天之罪惡可以一念消

蹇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夫患難  
者人之所同畏然知其患難之可畏而不知患難  
之本原睽乖者患難之本原也今人處患難而常  
懷乖異不平之心汨汨不反是猶惡熱而增焚惡  
醉而強酒何往而非患難哉故欲去險難必先去  
險難之本可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大抵天下之理  
相反處乃是相治水火相反也而救火者必以水  
冰炭相反也而禦冰者必以炭險與平相反而治

險必以平此聖人於蹇之卦所以特發明濟險之義西南坤位平易而順者也東北艮位艮為山險也遇險必以平易之道而濟則險難可治苟以險濟險則其難益甚矣貞吉者謂人之處蹇守正則吉也吉之一字最當看今人處患難往往不能固其所守又見古人亦有守正而身不免於難遂以為此義不足信殊不知所謂吉者非免於難為吉乃順理之吉也伊川說是以吉也一段最當看

彖夫當患難之時必有處蹇之道坎為險在上是險在前也艮為止在下是見險而能止也坎卦本是坤卦只因第二爻變遂至於險使第二爻知坤順之可從而復歸於坤則无復蹇惟第二爻不肯變故止於蹇難也知矣哉知字最要看當平易之地則縱步至險危之地則駐足則又何以為知惟其預知其難而遂止所以為知也然所謂見險而能止非畏其難怠惰而一无所為也故大象以君子反身修德明之

六爻初六曰往蹇來譽九三曰往蹇來反六四曰往蹇來連上六曰往蹇來碩皆以冒險而往為戒以知難而退為美至於六二九五兩爻一言王臣蹇

蹇匪躬之故一曰大蹇朋來與四爻之義不同何也蓋五與二相應是君臣相與戮力以濟險難者也安得袖手而不爲乎

解

大凡患難之極必須解散解者患難已散天下已平天下初定之規模也以卦體言之坎爲水震爲雷雷之震驚雨之灑潤則无有不解散者利西南西南坤位柔順平易也如武王之勝紂則必垂拱而天下治高祖之滅秦必用蕭曹之清淨光武之誅莽必閉關不用兵是皆以平易處之也雖然必如湯武之伐罪救民以致太平則其用大而可以盡坤道之順若兩漢之君以智力持之又不可以當此也无所往者當天下之初定患難之方解又不可復有所往也如秦之并天下而欲有所往故築長城平百粵而終不免於難隋之兼南北而欲有所往再伐高麗而亦不免於難故解貴乎无所往然豈皆无所作爲邪故又欲知來復之象有攸往夙吉者當解之時不可有所往然必有所往者又當不終朝而爲之夙夜以進則吉如晉武帝平吳之後固未嘗興兵生事然而君臣之間因循苟簡

清談廢務坐視而至於弊故二者不可一偏一於有所往則不知利西南无所往之象一於无所往則又不知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之象往與不往之間其間不能以寸故不可執一偏也此象又有一說西南坤方也坤柔也天下之難初解當以柔治天下和緩安靖不須躁急促迫欲民服我民心不歸於彼必歸於此彼既无所往自然歸我矣其者指人之辭大爲規摹寬以待之天下既在我規模之內已无所往捨我將安之乎吾之所謂柔道者又非緩弱之謂其所當往者赴之不俟終日

此所謂有攸往夙吉也豈特解國家之難爲然哉治心者亦然心之惑初解不必汲汲驅迫此心使歸於道但順而治之此心都无所之則自然來復矣雖順而治之亦非任之如枯木死灰其不息之誠元未嘗頃刻停滯也

彖當險難之時必有動作施設然後可以出於險苟无所爲而坐視其弊則終於險而已尚能免於險乎凡當解散之際天下初平必須用廣大平易之道與民安息如是則可以得民之心而民歸附矣雖用平易廣大之道而不生事然必須克復先王

之政教法度則來而得中如周禮所謂刑新國用  
輕典是利西南之象至刑平國用中典則所謂其  
來復吉乃得中也凡天下之機會不可失苟處解  
之時有所當爲者必夙爲之然後可以有功苟一  
於无所往則安能建大事立大業成大功哉天地  
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  
大矣哉此數語當以意會无可解說但會得解之  
氣象如此則知大矣哉之義

象當解之時天下初定正當與民休息還定安集施  
恩布惠及其民故君子觀解之象赦過宥罪自

漢以來至於今日皆如此過有過誤而犯也故君  
子赦之罪者其出於本心的然有罪故君子雖寬  
宥之亦不赦其罪大凡仁與義本是一事而今人  
作兩事看殊不知仁而无義乃婦人之仁爾故先  
王有不忍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赦者止於過若  
有罪則義所當刑自漢以來皆不知此惟知赦過  
爲仁而不知有義至於元惡大憝得肆其志而善  
良之民或被其害以是知仁義之道本非兩事  
初六无咎易之爻最簡者惟此一爻蓋解之初始出  
患難當用簡易之道不可復擾六以陰柔處解之

初上與九四為應陰陽相濟俱務安靜故无事則自然无咎象去剛柔之際又發无咎之義蓋當解之際君臣俱以簡易之道相接方无咎如漢之初使高祖欲休息天下若蕭曹以剛勇生事安得无咎使蕭曹欲清淨而帝好大喜功亦安得无咎故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九二在解之時與六五之君相應是君子處賢君之右君子輔人君之道去小人最當先大抵去小人須當盡除其根本如去之不盡則必流行復盛以害正道故曰田獲三狐大抵陽為君子陰為小人

解之為卦有四陰六五一爻是君位其餘三爻皆是小人今田獲三狐是盡去其三小人小人盡去則中直之道得既得中直之道則正而吉矣凡人之情皆以盡去小人為失之過殊不知盡去小人乃中道也昔元祐君子在朝至元祐末小人之大者如章厚呂惠卿之徒固已遠竄不在朝廷然尚有未盡去者至紹聖之後君子之道不明黃矢之道不行蓋緣去小人不盡至建中靖國初欲用正人當時朝廷之論以為元祐時人亦當用紹聖時人亦當用殊不知君子小人參用乃非中道是以

其後蔡京之徒復用中道復不行蓋不知此文之義也

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解利西南

南離火

北坎水

坤地

艮山

震木

巽木

兌澤

離火

### 損益

損之卦損下益上故為損蓋平上雖受其益殊不知既損其下則上亦損矣然其下為兌兌悅也又下三爻皆應於上是下樂輸以奉上人君固可以安受之何名為損乎蓋損下益上人君之失也樂輸于上人臣之義也兩者自不相妨又艮止兌悅凡上有取於民皆謂之損合上下二體而觀之下當樂輸而不怨上当取於民有制不可无所止也象山下有澤為損以澤之氣上升滋於山也雖山在高无假於澤之滋潤然而澤既通上氣脉自損此



損下益上所以爲損也風與雷相發相益者也風烈所以助雷之威雷震所以助風之勢更相激揚之義所以爲益也推山下有澤之象若以勢論之則山澤本不相資山高澤深固自爲損以氣論之則山澤通氣本自有相資之理譬如上之於下若征斂哀取基本固自有損若以在下論之自當悅而奉上如澤之滋山並行而不相悖至於風雷之爲益則當知更相激發如風助雷之威雷助風之勢方能有益天下萬事皆然羣居相與默默循循安得有益故君子之觀象觀損則懲忿窒慾觀益

則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二事在學者分上最切大抵聖人言近而旨遠最明白親切天下最損无如忿與慾最益则无如遷善改過此二象若甚易知然推到精密雖爲聖爲賢亦不外此然於此兩句又自有工夫懲窒是也懲者攻治刻削之義窒者閉塞止遏之義蓋忿慾方興其力甚壯用力稍慢便爲所移所以懲之與窒正是著力處如敵人相攻必有堅甲利兵高城深池方能禦敵否則見困於敵必矣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工夫雖在遷改上尤在則字上見善便遷更无停待有過便改

无執吝若雖知善遲滯而不能遷雖知過蓋覆而不能改便為小人學者須要看則字若揔而論之在損所謂懲與窒在益所謂善遷過改皆用力勇猛之義

損六五益六二損下益上為損損之為卦上受其益六五居上體之中受益之主也損上益下為益益之為卦下受其益六二居下體之中受益之主也故爻辭多同然損之六五弗克違之下止曰元吉益之六二弗克違之下曰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其辭煩簡不同者君臣之地不同也損君也以人

周易卷之八

四八

天職

君而受天下之益可也益臣也以人臣而受天下之益其地至難居故須長守正而歸功於君不可私其善於己故雖受衆人之善合衆善而守之確然不移然衆善本非我有又當聽人君所用以治天職豈可認為己有哉此所謂王用享于帝吉也益九五有孚人君但誠心惠民不須問民之感如此然後元吉民皆交孚而惠君之德也苟惠民而先問民之感與不感是計功利非誠心惠民者也安能使民之樂應乎梁惠王徒有移民之小惠已遽問孟子以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此

不知勿問之理也

夬

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夬五陽決一陰之時君子之勢盛小人之勢衰常人當此時多欲極力誅鋤小人絕其本根其間有識者謂君子已盛小人已衰事不可做盡不如且止殊不知恃君子衆多便欲誅鋤小人以即戎窮兵者固非矣若徒知不利即戎便以爲事不可盡止而不爲者亦非也小人固不可窮治无已至於在我之德教政事愈進則向上愈有事豈可止而不往乎此所謂利有攸往也

彖剛長乃終也夬五剛若能不已而更進則其剛長而爲乾剛極於此矣所謂剛長乃終也至於乾果終乎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理未嘗有終也

九二治小人者若能兢惕而出號令常爲防備則小人雖欲不測而害君子如莫夜之戎兵亦不必恤蓋我常有備不問其何時來皆有以待之象所謂得中道者蓋治小人兢懼戒備乃是本分事初非過當故以中道明之

姤

女壯勿用取女一陰何以謂之壯一念初發善善惡惡莫不皆甚壯也

夫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姤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陽雖多猶恐其少陰雖少猶懼其多

### 萃

敬德之聚无如王假有廟利有攸往不可以久聚也順天命時當爾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治道當寬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所以无窮以其聚散也凡物之聚最可觀衆人之觀如觀士於庠序觀商於市廛觀農於畝畝觀山野則知鳥獸之所聚觀河海則知魚龍之所聚固皆能觀物之聚矣而不能觀其所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未可以畢見也伊川曰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學者能玩味此語則太極之妙可以默喻且以老子論之老子之論有无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所謂有无也至於其所以有所以无豈能知之學者當觀此

象君子除戎器戒不虞聚而无防則衆生心王注說好

九四上比九五下皆羣陰是得上下之萃者也以臣

居多懼之地故必大吉然後无咎

升

象木自根本長至于杪德自小長至於大所謂順道也上達謂之順下達謂之逆

九三以陽剛之才而上升上三爻皆虚无所阻礙夫何所疑哉故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上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冒利進而不知止所謂冥升也若移此心用於正道進而不息所謂利于不息之貞也至於象亦有二義彼昏冥而嗜進者固曰有消而无富若用之於正道至誠无息則所謂者化如物之在爐盡皆消釋无所係累此亦所謂消不富也

困

象君子以致命遂志人多謂困窮不能遂志往往言有其志而无其命此不能致其命者也故分命與志為兩事而其志每為命之所妨是烏知命之極哉惟致其命而後知命然富貴而致命遂志者易窮困而致命遂志者難富貴則所為者成所欲者得命與志偶合而不見相違人但見其偶合則遂以為真合豈暇思其所以然哉惟困窮之時所為

者不成所欲者不得其志每爲命之所妨正君子用力進步之地此致命遂志所以獨言於困之象也

兌

兌亨利貞兌以說爲義人情憂則抑塞說則流暢所以亨也然人情相說則易於流其所順利者苟非正則必入於淫僻所利者正則說之正體也聖人彖說之義而指正體以示人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以卦體論之上下卦中爻皆剛而外交皆柔夫柔和樂易固爲可說儻其中无所守則其所謂樂易可說者必易流動故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正則至公无偏而上有以順乎天歡欣浹洽而下有以應乎人此則兌之大體也自說以先民而下則兌之用也大抵當適意時而說與處安平時而說皆未足爲難惟當勞苦患難而說始見真說聖人以此先之故能使之任勞苦而不辭赴患難而不畏如文王之作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則民忘其勞也楚莊王伐蕭軍士多寒王循而撫之三軍之士如挾纊此雖未足以望聖人之師是亦三代使民忘勞之遺意也至於說之大民勸矣哉又

指說之正體而結上文也

彖之言王者之事象之言乃學者之事此又聖人舉一隅以示人欲學者以三隅反而見易道之无窮也在王者觀之如此在卿大夫觀之如此在學者觀之又如此各隨所觀而見其義至於說之體則一也故易之觀象有指一卦之義而言之者如艮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之類是也有兼它義而言之者如革之治歷明時是也觸類而通則允之象固可見矣麗澤允兩澤相並之象大凡兩澤相麗則水氣相通浸潤浹洽兩有所資正如朋友之交相琢磨也大抵事皆不可過於悅和易而過於說必入於淫邪恩意而過於說必至於煩瀆至於朋友講習最天下之可說雖說之過亦无害也講習之益朝夕相處不惟切磋琢磨之際有益也其意氣相浹洽如兩澤相並浸潤漸漬雖不言之中而更相感發者固多矣不惟就問能者然後有益雖不能者問於我亦可因以自覺无非有益於我者也今之學者唯其不專意於講習故羣居相與多至於爭是非較勝負使其一意講習則祇見處衆之可樂而不見其多事矣學者欲自驗爲學之

進否觀其處眾之樂與否可也

繫辭

理會得生生之謂易使理會得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蓋生是新鮮變動之意

太極生兩儀所謂理必有對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或問範圍天地伊川訓為模量何也曰只緣天地无外

爻象皆卦畫之義疏也伏羲文王既是始作无所祖述不得不簡夫子後始有解經夫子象辭多是括掇出來恐學者看偏了如今早可貞以時發也拔茅貞吉志在君也之類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三

門人所記詩說拾遺

詩者人之性情而已必先得詩人之心然後玩之易入

詩三百篇大要近人情而已

看詩且須諷詠此最治心之法

看詩者欲懲穿鑿之弊欲只以平易觀之詩固當平易看若有意要平易便不平易

今之言詩者字爲之訓句爲之釋少有全得一篇之意者

上蔡曰善乎明道之言詩也未嘗章解而句釋也優游吟諷抑揚舒疾之間而聽者已渙然心得矣詩有六體須逐篇一一求之有兼得者有偏得一二者

興於詩興發乎此也

看詩須是以情體之如看關雎詩須識得正心一豪過之便是私心如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此樂也過之則爲淫求之不得展轉反側此哀也過之則爲傷天生蒸民有物必有則自有準則在人心不可過也

凡觀詩須先識聖賢所說大條例如孟子言不以文  
害辭不以辭害意又大序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又橫渠言置心平易始知詩之類皆是

前人於詩有舉之者有釋之者舉之者斷章取義釋  
之者則如大學之淇奧乃正釋詩之法也又詩體  
寬不可泥著然亦不可只便讀過若只便讀過亦  
不見其言外之意趣

常人之情以謂今之事皆不如古懷其舊俗而不達  
於消息盈虛之理此所謂不達於事變者也達於  
事變則能得時措之宜方可懷其舊俗若唯知舊

俗之是懷而不達於事變則是王莽行井田之類  
也序中此兩語亦有理

葛覃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歸一事耳再三諄複序  
謂尊敬師傅蓋得之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  
行猶道周也方采卷耳之際未盈頃筐忽思賢人  
更無意采卷耳故且寘之道周後三章說賢人在  
道路深山窮谷中僕馬疲瘁勞苦之態后妃處深  
宮中豈識此事今乃纖悉曲折若親經歷者蓋思  
之既深體之既至故不出深宮而自知之云何吁

矣蓋謂賢者當此之時不知其如何歎息也  
樛木逮下有相際接之象觀於樛木可見

螽斯 大抵人看詩不比諸經須是諷詠詩人之言  
觀其氣象凡不妬忌則自有和平樂易氣象才說  
妬忌無非乖爭陵犯試以妬忌者看則見不妬忌  
者盡在和氣中如觀唐武后漢趙昭儀傳見其戕  
賊子孫盡是妬忌兩字則知此三章如在唐虞之  
上

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世  
以艷色傾室家者多矣今之子于歸而宜其室家  
豈非男女之以正哉

學詩貴於告往知來如此詩只說宜其家人大學  
又推而至於教國人蓋詩人從上面看故推而上  
之知桃夭乃后妃之致大學從下面看故推而下  
之可以教國人此亦觀詩之一法也

兔置 甯戚飯牛而扣角自謂飯牛不足以容己也  
朱買臣負薪以行歌自謂負薪不足以容己也非  
飯牛不足容甯戚蓋齊之風化小甯戚所以不安  
於飯牛非負薪不足容買臣蓋漢之風化小買臣  
所以不安於負薪若文王之時人材衆多困于大

風化中兔置之人雖皆可為公侯之用然觀其緣之丁丁施于中逵施于中林雍容閑暇但知己之為兔且而不自知其才之可以為公侯之用則文王之風化可知矣

漢廣 漢廣一章已知游女之不可求矣二章三章復思秣其馬秣其駒蓋義理未勝故雖明知其不可求而欲念數起也室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猶治水若驟遏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矣故詩

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

每章有秣馬秣駒之思是不禁欲之起也

然之以不可泳思不可方思是速禮之復也

心一復則欲一衰至于再

至于三則人欲都亡而純乎天理矣嗚呼漢廣之詩其室欲之大用歟

鵲巢 居已成之鵲巢受百兩之厚禮為夫人者當思苟無純靜均一之德其何以堪之

栢舟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如賈誼所謂汎乎如不繫之舟也當此之時使賈誼之徒處之不免有高舉遠引放意林泉之意而仁人則不爾也我心匪鑿不可以茹茹納也仁人之心好其所好惡其所惡非如鑿之妍醜皆納漠然無心也漠然無心則異端之槁木死灰者爾亦有兄弟不可以據凡在

朝之人皆可謂之兄弟言其皆為習俗所奪亦不可依據也然仁人終不肯坐視故猶往告之薄淺也淺言之且怒况深言之乎憂心悄悄此見仁人之憂也常人有憂則荒亂煩惑仁人處之但悄悄然荀子所謂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是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言日往月來世事轉短促微小常人見此亦皆有憂但不如仁人憂之在身而近且切也四方之廣非不能奮飛而隨我所適也但仁人不忍弃去爾

綠衣 序言莊姜傷己深得其意傷己者非但悲傷而已又自反其己之未至後兩章尤深切綠絲乃女所治則上僭亦己之所致締綌所以來風則上僭亦德薄之所招至此蓋無復忿疾其夫與妾之意但事事皆引咎於己而自傷不至古人爾

谷風 此詩大氏極叙婦人之忠厚深言夫之薄惡也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婦人自言我被弃逐戀戀不忍去所以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違不安也而夫送我乃不遠而近送我至于門域以我之厚責彼之薄也誰謂荼苦止如兄如弟伊川之說為善去荼至苦也乃以為甘新昏非

禮之正也反好之如兄弟涇以渭濁止不我屑以  
既看得涇水濁愈見得渭水湜湜然清潔可喜此  
所以宴爾新昏不我屑以也我有旨蓄止以我御  
窮鄭氏說似未暢蓋言春夏之菜雖美到冬月則  
無菜矣故必藏其菜以備冬月用新昏如今雖美  
到窮困之時則背汝矣何如不逐我留待窮困時  
用乎此尤見其窮困不忍去之意凡民有喪匍匐  
救之如鄭氏說謂凡民有喪禍之事鄰里亦盡往  
救之况我於君子家事之難易乎是以疏喻親然  
意不相屬當從伊川說伊川云周睦其鄰里鄉黨  
莫不盡其道蓋語簡人不易曉其意蓋謂此章舊  
婦追述其在夫家時之勤勞不問淺深不問有無  
皆向前去做東鄰西舍有緩急時不惜頭面去採  
助如此辛苦皆是為汝乃忍弃我乎

旄丘 狐裘蒙戎止 褻如充耳我流離顛沛如此而  
汝之衣服尊盛如此何不救我而使之復國乎叔  
兮伯兮云者尊之至望之切也

北門 二章三章此有以見其時世之敗亂而人各  
營私自便才有人肯出來理會公家事則凡事盡  
推與之更不計其多寡及入自外又被室人交相

摧適它人處此何以堪之必翻然遠去而自潔其身然忠臣之計却不出此只自開解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爾退惰之心至此而不生吾於北門見忠臣之至

桑中 桑中之詩刺奔也其公室淫亂男女相奔所謂云誰之思期於桑中要於上宮送於淇上想見當時之人其爲惡期於幽遠豈欲人知之然其思其期要處送處一一張露洞見如在目前皆不得而揜蔽信乎誠之不可掩也衛詩三十有九其淫亂者十有一陳鄭之風亦然其可鄙可耻如此何爲載之於詩邪蓋聖人之心與天爲一雖其詩之辭似乎淫佚而其詩之意則未嘗淫佚桑中之詩可見也如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聖人之大寶曰位聖人未嘗以富貴寶位自嫌故說時不見有嫌處自然道得安穩若後世之人以是自嫌者宜乎以爲可鄙可耻而不敢言也

載馳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許穆夫人欲歸唁衛侯情也大夫尤之者以禮義責之也卒章謂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是大夫之禮義不能奪夫人之情也

禮義不能止其何以謂之止乎禮義邪蓋詩人意在言外許穆夫人切於唁衛舉許國之人不能奪其情然而終不敢往此所謂止乎禮義也

觀此詩須見得言外之意許穆夫人於兄弟則仁之至終能以義自克則義之盡也一章言其思想之切夫人居深閨之中雖未嘗驅馳適衛而思衛之切其道路之經歷山川之跋涉馬行之遲速常如在目前許大夫雖爲我適衛其跋涉則勞矣然我不得歸終不能解我此心之憂此章最見其思之切 四章蠹治病之物自不病者觀之采蠹若

可緩自病者觀之采蠹爲甚急夫人之思衛自無家難者觀之若可緩自有家難者觀之爲甚急夫人舉此以譬之最切大氏平居以義責人不難而能體人之情爲難今許人徒知以義止夫人之行而不思夫人之於兄弟篤厚如此雖女子善懷亦是人各有所見而行之 五章言作詩時在四五月之間國破民流徒見麥芄芄然在野與王黍離意同夫人思控告大邦不知誰可因依又不知誰能極力救之大氏邈然不以宗國爲念者固不足論惟許夫人思衛之情如此之切終能自克而不



歸所以見其顧義之深

淇奧之詩美武公具美質而又假切磋琢磨之力也  
釋者謂武公不自足其德非也瞻彼淇奧綠竹猗  
猗以况武公之德也夫竹之猗猗其枝葉之茂盛  
然日未嘗不加長何則其生意未嘗絕也武公之  
德雖美然而未嘗不切磋琢磨則其德之日進猶  
竹之日加茂也使武公之生一日不加切磋琢磨  
之力是猶竹之生意絕於一日其可哉譬夫人之  
身使血氣一日而不運則人之生也止於今日武  
公之德一日而不假於規諫則其德也亦止於此

而已耳是則德之進無止法非不自足其德也觀  
其始章則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是武公之進  
德猶可指其迹而議也及其次章則曰充耳琇瑩  
會弁如星但見其衣服之盛威儀之美而進德之  
迹蓋已泯然而不可知非若首章猶見斧鑿痕也  
詩人之辭亦有序矣非特此也前二章瑟兮僖兮  
至於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言見其容貌威儀之  
盛而不忍忘也至第三章則變其文而不言是何  
也此武公德之成也金錫圭璧質已渾然至於寬  
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則武公之

德爲益至從容中道而從心不踰矩矣武公之德  
旣成斯民之在其德中如在春風和氣中則又非  
昔日之不可忘也夫言不可忘猶可忘也至於不  
知其不可忘則民也與武公之德俱化矣是故人  
言不可忘恩不若任其恩而不自知人言不敢背  
德不若任其德而不自知然則第三章之意非終  
不可諉考之言可盡也

氓 自首章至以爾車來以我賄遷皆我求合太急  
所以後見弃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  
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易合者必易離離者合  
之反也小人甘以壞壞者甘之反也如寒暑之相  
對無可疑者樂其甘而不思其壞此其所以雖自  
咎而終無及歟

河廣 河廣一詩襄公之母遭桓公見出在衛後襄  
公立其母思其子之切顧義而不敢歸故作是詩  
天下之事有不可爲而不爲此理之常力可爲而  
不敢爲方是顧義然又有一說大氏尊卑上下之  
分又須是彼此相全襄公之母得罪於先君而出  
也然蒯聵不能顧義而求進終至於父子相距是  
固子不能全其爲子之道然亦蒯聵不能全其子

也今襄公之母却能顧義不歸宋終使襄公不得罪於名教者母寔全之也

君子于役 人之思親亦有兩端後世見其親之行役不歸則歸咎於君上此詩當時雖行役之久不敢歸咎於君但言今既不得便歸苟在彼得無飢渴之患足矣此蓋詩人忠厚之情

揚之水 此詩有閔怨兩義王道盛行之時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蕩蛟龍魚鼈無不犇走運轉於其間及王道衰王澤不行如不流之水雖以人揚之而東薪亦爲之不流彼已之子雖指諸侯說大意謂當時強有力者皆不爲之使故勞佚不均非特怨之亦所以閔之也平公戍申政與晉平公城杞相類如晉文公悼公之時諸侯服從以伯中國安有城戍母家之事

將仲子 無踰我里非謂其恐傷害吾兄弟也不欲明受殺弟之名而陽拒之也仲可懷也感其罄忠而不覺形之於辭氣也多言可畏謂未可亟治而必待其惡稔也深味三章之意則莊公之心不待言而見矣

叔于田 揚氏以毀譽不公釋之固然也然尚有未

盡處民之良心本自不泯叔段之美好仁武一時之僞飾耳尚能使民之信愛若此使莊公真有此三者何患民之不向慕邪而民乃不從亦可見其無以致之矣此所以深可刺然民之從段固未害其良心因莊公之不德而使斯民誤從其似者則又可傷耳

子衿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學者本當自力於學今見學校廢便自放慢而賢者憂傷之意反甚於學者悠悠我心者甚憂其無以度日也縱我不往教子猶宜一來況我未嘗不往乎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甚言其無所用心之難也學者能深味乎此庶乎其感動矣

溱洧 溱洧居鄭風之終蓋男子有厭欲之心是其風將變處

還 此詩雖刺田獵之荒常人但知其荒而不知其於田獵中自有精神三章之詩不見說其荒但見其洋洋自得之趣大凡天下事各有精神雖賤事亦皆然自可默識

十畝之間 十畝之間刺國小而不能居此舊說也雖然國雖小視人君之處心何如耳湯之國也七

十里爾文王之國百里爾當時不聞湯文之民以其國爲小也湯文國雖狹其心之處民則廣矣大矣魏國褊小其君之心亦能廣大而容民乎想其心焦然不寧自處旣狹其處民亦狹而斯民始有不足大氏詩人作詩比物極佳桑者閑閑桑者泄泄見國人往來如此之繁則以其褊小而民不散譬之滄海之大山林之廣魚鼈鳥獸不見其多苟畜之小沼聚之樊籠則掉尾相並鳴號終日此無它水少而地狹也閑閑泄泄其國之小可知矣國雖小處於心者不可以小也顏子之在陋巷郊外之田二畝豈能比於魏哉然而克己復禮使天下皆歸仁其氣象以二畝處之而有餘也詩人之意又當以是觀之

碩鼠 無食我黍言汝勿重歛它處甚好我將去之將者欲去其實不去譬之以鼠怨憤極矣猶且不忍去所以見忠愛之深也貫事也號泣也誰之永號言它處無復號泣也

無衣 晉武公始篡宗國而有之以枝葉而伐本根雖能請命無救於逆國人美之而聖人存之何也篡人之國以請命于天子之使遽從而錫之是賞

篡之道也且武公非不自有章服待周之錫然后安則當是時晉雖強周之命未嘗不重也而周王自視以爲輕姑從而與之周自輕之也聖人惜周之名器姑存之以爲戒焉通鑑首載始命趙韓魏爲諸侯亦得此意

衡門 陳僖公以國小民寡處心不大委靡懦弱愿而無立志故詩人作衡門之詩以開導之自後世而觀弱則必將振之以強狹則必將振之以廣今詩人之誘僖公不告之以闢土地朝秦楚之說而取其近而易曉者言之蓋僖公所以愿而無立者

正由安於卑小不敢以廣大自期若更誘之以廣大之事是適投其所畏也况弱之中自有強之理不必於弱之外求之狹之中自有廣之理不必於狹之外求之天下之理隨處皆足僖公之國雖小然其中至理本無欠缺若能取足於其中亦自有餘且九仞之門固是廣大較之衡門之小其出入則一也使僖公知此理則衡門之下亦可以棲遲長江大河固可以游泳然以澗溪之水言之其游泳亦一也使僖公知此理則泌之洋洋亦可以樂飢僖公正不必以國小自卑也若後兩章又是詩

人反覆誘僖公取足於內不必向外去求

蜉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朝生莫死猶且潔其羽翼譬小人雖潔其衣服能得幾時小人正自得而君子預憂其不可倚言君此時無所歸且來我處居語曰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此類也三章同

狼跋 狼跋其胡載寔其尾說者以狼比周公非也言時世艱難進退皆不可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凡人進退不能之時必須皇惑不寧而周公方且膚體豐碩容儀恬然看此二句可見周公氣象大凡胷中寬大者雖處艱難之時亦不能移其寬大孟郊詩曰出門如有礙誰云天地寬只是孟郊胷中自窄狹耳

四牡 四牡鴇羽二詩詩語大率相似然所以有說與怨之異者無它焉其說以上知其勤故說耳其怨以下自言其勞故怨耳

常棣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朋友於生有所求則懷之死則無所求唯兄弟不然原隰前後無援之地當是患難之時唯兄弟然後相求且如人夜出不歸唯兄弟則求尋之儼尔

臣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雖盤饌畢備而兄弟不集畢竟不樂妻子好合至和樂且湛後人釋詩皆以人爲私妻子然後兄弟不和此後人以私心觀之也三代盛時兄弟妻子孰厚孰薄宜尔室家樂尔妻孥是究是圖宜其然乎大氏爲家之道兄弟不和妻孥亦不樂樂妻孥和兄弟固一事也須子細思之此理然乎不然乎

出車 觀出車之詩見文王所以爲至德也紂何人哉文王何人哉不言可知矣然文王事紂亦與事堯舜禹湯之君之心無異蓋文王之心但見紂之

爲天子欲爲臣盡臣道而已初不見紂之難事也味其辭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其見天子之尊嚴如此其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其敬奉天子之威命如此其曰王事多難不遑啓居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其憂勤王家切切如此所謂有事君之小心非文王而誰邪此一詩之大意也

采芑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

言宣王長養收拾人才不問新舊而皆登進之也方叔涖止

雖人才盛多又必有元老以統率之則各得其用其車三千師干之試

干扞也此言出師之意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篚第魚服鈎膺備革



說方叔威儀車服之盛而人瞻仰尊敬便可見其必能成功非是閑言語薄言采芑止

有瓊葱珩 駘彼飛隼當征伐故喻人其飛戾天

亦集爰止方叔戾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言其實也其方

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

進振旅闐闐退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止蠻荆來

威此章方叔宿望如此又有平獫狁之威先聲臨之宜其來威也蠻荆南也獫狁北也

庭燎 數問夜如何其雖是勤必竟把來做事被它

動了正如小兒欲看戲徹夜不睡大要只要心使

事不要事使心宣王未免以事使心者也

沔水 序以為規宣王也甚得詩意規者謂言在此

而意寓於彼者也宣王始會諸侯於東都之時諸

侯皆至其後有至有不至者以宣王信讒故詩人

規之將以微意動之而使之自悟沔彼流水朝宗

于海喻諸侯之必朝王猶水之必朝海也然而或

朝或不朝如隼之載飛止必有故也嗟我兄弟邦

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此諸侯自相謂曰人

情誰不欲安靜誰不欲保其父母者何苦不朝王

第二章重複言之又曰我思念彼諸侯要來又不

來朝則失臣職矣我甚為之憂中心常不能釋此

兩章但言諸侯義合朝王而或不來是如何莫是

宣王有失德所致然未敢明言第三章則云譬如  
飛隼何故至中路而止莫是緣聞民之訛言後不  
敢來於是又警之曰我同列諸侯敬之讒言將興  
矣此章始言諸侯之所以不來之意大率此詩之  
辭却只是諸侯自相警戒而意則所以規宣王使  
之自悟毛鄭謂前二章諸侯自相責之辭後章所  
以責王歐公謂三章皆諸侯責王之辭若然則非  
規也乃刺也詩人之意使宣王自反曰諸侯既是  
人人不是喜亂人人欲保父母何故不來又或來  
至中路而止是如何必是已有失德所以不敢來  
耳且如唐代宗之時魚朝恩之徒在內故李光弼  
輩欲朝京師而久不敢進然既云民之訛言則是  
訛言已興却又謂恐讒言將興此又見詩人忠厚  
之至蓋恐宣王聞之遷善之心必沮故但言汝所  
聽者未必是自今當敬之讒言其將興矣庶宣王  
聞之唯恐讒言之興遷善愈速耳此詩人深意也  
白駒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言此賢者之德本合為  
公為侯今乃置之閑地而無用之之期乎

節南山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  
言幽王不自親政枉教百姓怨嗟枉得惡名何如

躬親爲治勿爲小人所欺當時非無君子但弗問  
弗仕它却厚誣說道無君子此章最見詩人忠厚  
不忍歸過於君之意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一章  
言大臣私相疾惡則如矛盾及其好時則依舊相  
疇或好或惡皆是只理會私情更不以國家爲意  
末章言所以作誦蓋以窮究王致亂之由又勸  
幽王當自化其心不必它求而萬邦皆在畜養中  
自今觀之幽王之時世亂如此小人得志如此非  
痛掃除如何革亂爲治今家父所以教幽王畜養  
萬邦者止在於一轉其心耳此二句極有意味學  
者所宜詳玩

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是夏之四月四月  
有霜是天道之亂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是人道之  
亂天人俱亂人皆不憂我獨京京憂之哀我小心  
疢憂以痒詩人以爲世人皆不憂而我獨憂之莫  
是我心膽小太過慮乎詩人見衆人不憂自疑如  
此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然似無分曉天即幽王  
也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定無人不勝所以如  
此夢夢然無分曉者蓋天之未定耳天之未定即  
幽王良心之未定也有皇上帝伊誰云憎天只徧

覆包函它何嘗憎惡人言幽王良心本不害人有所蔽惑所以如此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此言老成人自說縱使我全是聖人誰辨得此等閑事 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此一章見詩人與當時人所見不同當時人以高爲卑慢易如此詩人憂心之切看寬却狹如無容身措足處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言若能如此終可以踰險何往不可奈何幽王曾於此不以介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若魚在池沼中自以爲樂不知已在人圈檻中雖尋得一

縫罅安身亦不逃人所見譬如時人生在亂世不可謂禍不及身既生此世雖身有遠近位有小大同此禍患如何不憂此所以謂亦匪克樂也 嗚呼矣富人哀此惇獨幽王之時大夫以爲我雖可憂如此然在我下者更可憂我已爲僥幸矣大抵人處憂患時退一步思量則可以自解此乃處憂患之大法

兩無正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言幽王之政無常如此曾我誓御慘慘日瘁小臣尚如此憂其憂可知若高力士爲明皇憂是也

巧言 此詩首言昊天父母人之疾痛必呼天地父母僭始既涵僭未確之言讒人必掉冷語爲地君子不容著之則讒不成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多疑少決讒之所以入也劉向謂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操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是也匪其止共共敬也言非能止於恭敬但爲王之病耳奕奕復厝至遇犬獲之此四者皆難事人尚能之况讒言易辨乎荏染柔木至心焉數之柔木以喻讒佞言讒言之成君子自植之耳使聽之如行路之言何足數哉彼何人斯至尔居徒幾何謂讒人其實無能爲王所以聽尔者皆天也與孟子所謂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同意

何人斯 暴公不敢入蘇公之門此固是爲惡者有所慊然猶勝匿怨而友其人者此見古人之猶厚四月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冬日烈烈大凡世亂亦有好時節都不見得了故不言春止言秋冬夏而已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此論天下之大勢言今世雖亂然終歸於治猶江漢雖滔滔然終歸於海盡瘁以事寧莫我有此一轉也謂世既終

當治我但盡瘁事主終有顧我者矣匪鷄匪鳶至  
潛逃于淵夫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無所逃於天地  
之間今既仕矣何所往哉山有蕨薇至維以告哀  
草木之微尚得其所我却如此雖然不可悔也此  
詩之作獨以告哀而已

小明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治世則去就由君子亂  
世則去就由朝廷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平時則小  
人專其利亂世則君子任其責無常安處言去住  
不能只有坐而守死若就此中討道理但正直靖  
共神自福汝矣此兩章勉同類也

菀柳 天叙有典君臣本合自有相親道理自非大  
無道之世猶不忍捨去惓惓之心有加無已如此  
詩皆惓惓望君之意庶幾安靖次章氣象比前稍  
薄末章則厭弃之矣人君讀此詩亦當自警又人情  
雖不忍輕弃君君亦不可全倚靠民至於大無道  
則人情厭弃矣

角弓 解解角弓翩其反矣此兩句乃一詩之大旨  
角弓之爲物可攀而來者也言角弓苟暫無人攀  
則翩然而反去矣九族親之則來疏之則遠義亦  
猶此

靈臺 深味一篇之旨而想夫文王在靈臺之時俯仰萬物之動作無不咸在泰和之中如維縱維鏞之類是樂之有聲者收伏鶴鶴之類乃樂之無聲者皆為天地和氣所動而不能自已然此詩之氣象非曾中廣大而無所偏累者未易觀此

行葦 行葦一篇見仁之全體方苞方體其葉泥泥其生生之意蓋自然而然詳緩涵泳忠厚和藹之氣見於言外當此之時仰觀俯察莫非吾仁千百載之下猶可想見况身親之乎肆筵設几重席緝御其養老之際一一和整如此使有一分慢易之心安能若是凡此皆忠厚之實也曾孫維主凡前之所為蓋有曾孫以為之主也於此可以見其精神心術之運矣以祈黃耆願老者之壽考無已非自求福也

既醉 此詩皆祝頌之辭醉酒飽德不須分酒德作兩事羣臣宴飲浹厭飲德已在其中矣君子萬年欲成王長如此既醉以酒尔殽既將德至於此妙矣前一章猶自見德此章但見其酒殽德寓其中而化其德矣昭明有勳高朗令終令終有俶此三句皆欲其光明之無窮終而復始公尸嘉告此

章尤妙公尸嘏祭者也言與神明為一而無間如神告享之告享如何以其邊豆靜嘉靜嘉二字最宜詳味既言成王德之發越著見邊豆之間無非德也如春被萬物萬物皆有春意無不光華朋友收攝攝以威儀助祭之臣無不威儀亦成王德著於助祭之臣者也故繼之以君子有孝子言邊豆助祭之臣如此皆成王孝道之所致繳前二章也室家之壺詩人推本而言成王之孝由內而推廣之也君子萬年皆其臣願君之言感君之深故其言諄復而不能已釐尔女士從以孫子漢唐晉魏之臣其贊君者不以國富則以兵強不以疆土則以祥瑞皆侈言而無實唯成王之臣深得其本但欲成王得助祭之賢其子孫隨而蕃衍也

公劉 一章篤公劉 止爰方啓行統論耕戰二章篤公劉

止鞞琫容刀此章說遷都相宅登降上下習於勞苦乃是雍容冠佩之貴人也三

章篤公劉 止于時語語 四章篤公劉于京斯依

蹌蹌濟濟俾筵俾几鋪筵几以告于神也既登乃依乃造其

曹曹衆也造往也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饗神也食之飲之君

之宗之饗畢飲福而因明尊君親上之義也公劉雖立國大規在於耕戰然教之端禮之始

固已開於此際矣五章篤公劉 止 函居允荒荒大也又度其西山之陽



以居生生之民蓋生齒日益蕃衍又度所以容之也六章篤公劉止芮鞠之

即此章又言人民居處烝烝盛密生生不已又將即芮而居矣此景可見花半開日將中意思

板 上帝板板亂世天道反覆善而反禍惡而反福者有矣出話不然為猶不遠厲王所出號令盡善而無其實如出恤民之令而無恤民之實雖曰無善其言猶未遠道也使厲王就其言之善而行之何遠之有凡伯幸其言之未離道故猶可諫告也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謂就其言之善而使之輯則民無不和合矣我雖異事及尔同寮凡伯謂我雖與汝臣異事異事謂尔不憂國我憂國也以與尔

同官故告示蓋當厲王監謗之時不敢與它人語所可與語者同寮而已前二章已告厲王此章告大臣我言維服勿以為笑亂世出一善言人皆笑之凡伯欲言恐其同寮之非笑也故先自言我言可以佩服而行汝勿笑我當時之亂可知猶慮其弗从也又引古先民之言而質之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老成者可與慮事後生輩自以為安匪我言耄尔用憂謔亂世出一善言人必以為古老我言初不古尔却假憂顏曰可憂是謔我也威儀卒迷善人載尸世亂不知上下顛倒善人如祭祀之尸

不敢出善言前一章猶自欲言比章不可言矣民  
之方殿屎民方無告而呻吟無一人揆度而拯拯  
之喪亂蔑資民貧而恩惠不下天之牖民此章又  
勉厲王謂世如此亂天意轉治實容易攜無曰益  
連上文言天尊民甚容易見成有此道理更不假  
增益無自立辟我所以不敢如此者以民之自多  
邪僻也价人維藩此章又言何況見成有此幾人  
爲藩屏不消費力王若懷德天下便寧無事矣無  
俾城壞無獨斯畏言小人如今助成君惡及至世  
亂衆叛親離它自不見只有君自受憂禍尔敬天  
之怒此章又教厲王入道門路主敬而言若能敬  
則出話必不肯爲不然矣出話不然只緣不知有  
天而肆爲無忌憚之話也若敬則無此而易世爲  
三代矣

抑人亦有言止亦維斯戾此言亂世人多以避患  
爲心哲人亦豈如是哉但人亦意其無心於世而  
謂之愚爾然庶人之愚乃其常病而所以指哲人  
爲愚者乃意其發於逃免譴戾之不得已爾夫至  
使天下疑哲人爲愚則爲厲王者固無以自解萬  
一哲人亦有是心而汲汲以自晦爲事其視賦詠

不忘君之氣象亦迥然不同矣此武公自警之意也無競維人止維民之則此章指示厲王以爲治之全體也其在于今止克共明刑此深責王之辭也言王只顧目前之樂更不爲可繼之道此亦尚可又豈可不敷求先王之所以爲先王其識慮豈不過我遠甚然尚共敬而明刑况子孫乎蓋武公度厲王之湛樂其視繼紹甚輕猶庶其或畏先王耳視爾友君子止矧可射思友君子者同輩之稱也視爾同輩徒有意於柔輯外貌然不出誠心久必有過故端其本而以不愧屋漏之理告之於乎小子稱小子者蓋武公王之叔父也然此詩亦不正指王皆假託而言之

桑柔 菀茂也旬陰也劉盡也言周家基業之盛如桑之菀然森茂基業之傳於後亦如桑之蔭於人厲王用小人以斲喪其基業亦如人捋采其桑葉而無復有餘也基業壞則民受其病桑葉盡則民無所庇此必然之理也然采桑之時本不要暴露桑下之人小人進用本不要殘害天下蓋采桑者雖爲蠶設而下之人自然無庇小人雖止欲希爵位務功名然一敗我之國事則自然殘害於天下

詳看前四句其理自見 國步蔑資止至今爲梗  
大凡禍亂淺時可以推原其亂之所自故其疑亦  
有所止至於禍亂深了更無形迹只見天下自至  
於大亂蓋由小人浸漬而成之而不可知其端由  
也當時既推尋不得却反自疑恐是君子之徒自  
有以致之及究其心又元不與人爭競亂既不出  
於君子必有任其罪者矣芮伯方且不指其人而  
謂誰生此災厲之階其忠厚可想 民有肅心莽  
云不逮言民自有敬心然而或不之敬者是君自  
侮自慢而使之不敬也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民

之服田力穡豈不甚勞君若以爲寶民則以爲好  
謂其甘心代人君之力而奉養也 靡有旅力以  
念穹蒼大凡疾痛則呼天前幾章尚有力呼天至  
此則無力以呼天矣此詩人形容國人困悴之極  
也 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者民豈有貪亂之心然  
而民既遭亂彷徨四顧無處可逃是以反貪其亂  
而不愛其身便得陷於荼毒而死亦是一事如今  
人困苦之極則不愛死矣 嗟尔朋友予豈本不  
知天下之事可以恣爲但如飛蟲然非不可以東  
西也然飛而不已則終不免有網羅之患矣 既

之陰女反予來赫者語人之暴責人之峻而獲彼  
之怒者理亦當然今既溫存告諭望其悔過彼乃  
赫然忿怒以加我此亂之所以不可捄也

天作 高山岐山也天下之山皆天爲之也天爲岐  
山久矣至太王然後治故曰太王荒之彼作矣彼  
太王也岐山因太王而大是太王之岐山而非天  
之岐山也彼祖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此三句  
乃一詩要處後世因物思人如峴山之類以爲人  
既亡不可復見所存唯陳迹耳古人觀物則異於  
是太王文王雖往而其坦易可行之道昭然皆在  
與山俱存而未嘗亡也子孫保此足矣學者能紬  
繹此旨推此氣象以觀書則物物皆新事事有生  
意矣

振鷺 後世如魏晉南北朝其視前代之子孫疑忌  
疾惡必欲戕殺剪截意不欲留之於世間視之一  
如虵虺虎狼今觀振鷺之詩其於二王之後看得  
一似振鷺其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  
有斯容味其辭意其見二王後之來止容儀可觀  
如此更不見有可疑忌可疾惡處何其與後世所  
見若是之異邪又曰在此無惡在彼無毀庶幾夙

而瑞

無怨惡不平之心周王待之豈能無厭斁懈倦之色蘇東坡謂武王殺其父而封其子使武庚非人也則可其意以謂武庚其理當叛是皆以世俗之心而度古人之心也為是說者又豈知禹立於舜之朝不為不孝舜用鯀之子未嘗有嫌忌之心哉知此則知此詩之意

卷之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